

世纪老人冰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1997年8月25日，备受世人关注的冰心文学馆落成开馆。

8月的福建，酷热，开馆的时间选在午后4时，且又是室外，自是热浪难挡。然而，就在开馆仪式前的半个小时，从后山吹来一阵长风，清新而凉爽。随之从西天飘来云彩，又将烈日挡住。清风与祥云，就这样伴随了前后一个多小时的开馆仪式。

这当然是一种自然的景象，但我却觉得有些神秘。

在这个开馆仪式上，冰心本人有个书面发言，由她的女婿陈恕教授宣读，先是表示祝贺与感谢，她因年迈体弱不能亲自参加开馆的庆典，让她的女儿吴青、女婿陈恕代表



冰心先生，这么一位哺育了几代人，充满了爱心精神，有着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作家，出在我们福建，出在我们长乐，这确实是家乡人的骄傲。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想起1997年冰心文学馆在长乐落成时曾写过一幅字：“世纪同龄，长乐巨人”，表达我对她老人家的崇敬之情。

潘心城

她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一喜庆的欢乐”。在表达了冰心文学馆的建立是对她的厚爱和文学创作的肯定之后，说：“在文学创作的海洋里，我仅是汇入文学海洋中一股涓涓的细流，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作家，如巴金等都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福建就有不少享誉全国的作家如郑振铎等，特别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中青年作家，他们是我国文学的中坚和未来。”最后，她老人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所‘文学馆’是文学欣欣向荣的标志，它也将成为祖国新文学继往开来一座新的里程碑。”这个“贺词”与先生平日为人与行文的风格一致，平静、谦让而简洁。



但是，当轮到专程从北京前来祝贺的舒乙致辞时，风格完全不同。他先是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对眼前这座精致而漂亮的文学馆落成开馆的祝贺，之后，便给它来了一连串理性的定位：

它是第一个为依然健在的一位大作家建立的文学馆；

它不是在旧居或故居基础上建立的，而是专门择地特别建筑的文学馆；

它是头一个纯粹为作家建立的专业馆，馆主不是兼有思想家、革命者的身份，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纯粹以自己的文学成就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的；

它是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文学馆；

……

所有这些都使得冰心文学馆非同凡响，它的建立格外引人瞩目，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



冰心文学馆外景。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削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的流走，一路上它享乐着它所遭遇的一切——

冰　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冰心参观老舍生平与创作展览，右立者为老舍的儿子舒乙。

冰心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三年之内写作最多的八位大作家之一。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字的篇幅多少为依据，这八位是：郑振铎、庐隐、朱自清、王统照、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冰心。

舒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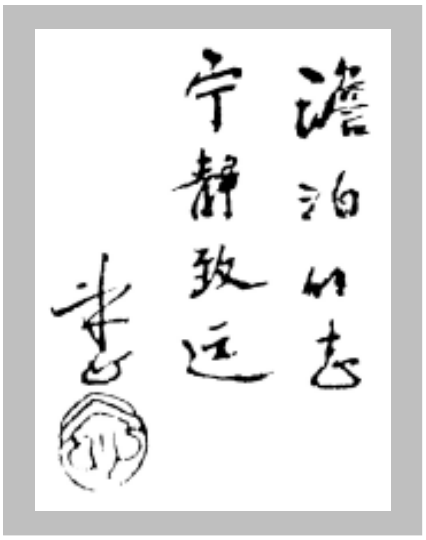
舒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在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几个第一就道出了这座刚刚落成的冰心文学馆的价值和意义。

据我所知，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纪念馆不多，大大小小的可能不到五十座，它们基本都是在作家的故居或祖居上建造起来的，只有一座纪念馆例外，那就是 1951 年在上海虹口公园择地另建的鲁迅纪念馆，但那时，鲁迅已经逝世了十五年。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却是一个博物馆林立的国家，喜欢收藏自

然、历史与文化。由于它的富有，同时又由于它的霸道，不仅收藏美国，还收藏全世界。但是，它大量的名人博物馆中，却也没有一座是此位名人健在时建立的。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作家的纪念馆，都是作家身后在故居上建立的。

欧洲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二十世纪，影响全人类的大作家无数，歌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他们在世时，名气与影响就非常大，但为他们设立博物馆纪念馆也是身后之事。



冰心研究会秘书长王炳根向冰心汇报研究会的工作。





九十华诞的风采。



冰心文学馆与爱心公园全貌。

应该说，在作家的故居建立博物馆更有纪念价值和文化意义，因为那是作家住过的地方，是作家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当一个作家健在，便在另一处为他（她）择地另建一座纪念馆、博物馆，这意味着什么？

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大作家享有如此的殊荣，冰心独享一份。

这座可以被称之为文学殿堂的冰心文学馆，占地有十三亩之多，建筑面积达四千五百多平米，并且有一个七十余亩被命名为“爱心公园”的环境与之配套。这一切，从某



冰心与她的爱猫咪咪。



丁聪画。

种程度上说是有些不可能，但确实又在现实中出现了。

这里自然有着故乡厚爱的因素，正如冰心在贺词中所说：“‘文学馆’凝集着福建省各级领导，文艺界的朋友，福建的父老乡亲以及参与筹建和兴建这座文学殿堂的同志们的心血和厚爱。”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冰心近八十年文学创造的成就，是她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爱心，也就是说，在于“冰心”二字的力量，在于冰心近一个世纪生命与创造的奇迹。

冰心文学馆前的雕塑。





1923年夏，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的学士论文为《元代的戏曲》，指导老师周作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冰心，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900年10月5日，晚清的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十二日。那时，她的名字叫谢婉莹。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十二天之后，德国元帅瓦德西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多事之秋出生的谢婉莹，却有一个安定且民主的家庭，父亲谢葆璋是个海军军官，后成为北洋水师烟台海军学堂的校长，在福州出生的谢婉莹七个月后，便随父母亲迁至上海、烟台，成为男性水兵世界中的“小公主”。幼年的谢婉莹与海为伴，与兵为伍，她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到对面的芝罘岛的灯塔上，当一名为远方的航船点燃光明的“灯

台守”。确实，如果不是在她未成年时，中国历史上连续发生两起重大的事件，后来的谢婉莹真不知道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这两起重大事件是：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的发生，间接导致了谢葆璋的辞职。因为母亲杨福慈一家大都是同盟会员，谢葆璋本人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在一次满汉学生的学潮中，有人向朝廷告发其为乱党，谢葆璋只得辞职携家眷返回福州。两年之后，父亲受命前往北京，出任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谢婉莹随父亲来到了北京。从烟台返回福州，再从福州迁至北京，这次变迁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在北京，冰心接受了现代教育，从贝满女中到协和女子大学到燕京大学。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对谢婉莹更为重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五四运动的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的六七年时间形成了她的第一个文学创作的高峰。



两岁的冰心与祖父谢銮恩及老姨太在上海合影。

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

冰　心



烟台东山炮台遗址，当年曾是冰心活动的“舞台”。



1923 年《繁星》《春水》初版本。

这个时期，“冰心女士”在中国的文坛上、在当时的知识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名声极大，影响很广。有些甚至是和冰心年龄不相上下的人，都成了她的作品的忠实读者。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政界、军界、商界与学界重量级的人物。巴金曾记载过年少时与他的哥哥阅读冰心作品的感受：“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

因为个人生活环境的影响，冰心女士所借以“躲避风雨”的“母亲的怀抱”也就不得不是“爱的哲学”或者也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

茅　盾

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那个小孩子，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的有不爱母亲的人么?) 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巴金写这段文字时为1941年，“十几年前”，大概就是1924年左右，那时，冰心的诗集《繁星》已结集出版，连续印刷多次，发行很广。

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14号（今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冰心第一个创造高峰时的作品，大都是在这里产生。



记得还是十年前，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冰心的小说，她说：那些披着“老虎皮”的兵士和警察其实也是人呢，他们一样的有一颗人的心，一样的有爸爸，有妈妈，甚至于有娘子……为什么大家对他们这样痛恨？

那时候，正是“打倒军阀”的口号流行了不久。的确，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客造作了些“有枪阶级”的名称，把一切小兵都当“军阀”看待。这样的观念居然传播得很广，胡里胡涂的影响了很多的人。这是很能够引动一般市侩的“学说”。那些主张“文人政治”的政客，自己勾结着真正的军阀，却来散布这种厌恶痛恨小丘八的情绪——这是多么无耻和下贱呵。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的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然而对于兵，对于战争的态度，她总算提出了新的问题。

瞿秋白

记得冰心文学馆基本落成，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应该是那一年的五月间，没有在鲜花盛开的春天开馆而选择了8月25日开馆，这是因为冰心的处女作——《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正是发表于1919年的这一天。当时冰心作为女学界的代表，出席了当时对于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的法庭审理，文章直接写到军阀政府对参加五四运动学生的迫害，既表示了她的同情，也表达了对所谓“公道”的愤慨和质疑。此文以“女学生谢婉莹投稿”为名，发表在8月25日北京《晨报》的第七版。但文坛上真正出现“冰心”这个名字，则是在这一年的9月18日。当时她的小说《两个家庭》在《晨报》上连载，谢婉莹在寄出这篇稿子的



冰心就读的贝满女子中学（现北京166中学），这是当年的教学楼。



冰心（左前）和女中同学在校园留影。

时候，署名为“冰心”，而小说在报上刊出的时候，却变成了“冰心女士”。“女士”二字，是《晨报》副刊编辑、也是她的表兄刘放园先生加上去的。表兄在向她解释之所以要加上“女士”二字时说，“冰心”是中性的名字，当时妇女尚不能平等就学，发表小说就更稀奇了，所以，加上“女士”二字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冰心自己后来在解释“冰心”这个笔名时说，首先是笔划少，写起来简单，其次是个新名字，没有人知道是谁，再则，“冰心”也与谢婉莹中的“莹”字有着联系。当时，她自己绝对想不到，“冰心”这两个字，很快便名满京华，并取代了她的本名，伴随她一生。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朋友。

冰　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